

负笈游学，遂有所思

■ 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范新成

“我明天不能请假，就让你爸送你去高铁站。”
“你还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不带的衣服放床上就行，等你走了我再给你收起来……”

嘱托是说不完的，尤其我妈是个爱唠叨的女人，可嘱托总是要说完了的。第二天，我迎着中午的艳阳踏上了返岳之路。一路上，妈妈总能大致说出我应该到了什么地方，我想她是在用心丈量我离学校的距离。

从平原的广袤到丘陵的起伏，抵达岳阳的前一站下起了雷阵雨。隐约雷鸣，天空阴霾，只能看见车窗上的水流如同汇聚而成的流星好像大蛇一般快速的向后方爬去。远处雾气蒙蒙，白茫茫一片，山峦与河流隐在一团团白汽之中。或许我也隐在雾气当中，看不清周围，甚至看不清我自己。

我突然很想哭，是千里距离带来的牵绊，是前方之路孤身一人的怯懦，还是踏上归南路时当初的坚毅已然动摇？谁知道呢，或许都不是。或许只是突然舍不得阳光普照的干燥气候，舍不得被曝晒的被子散发出来的“阳光的味道”，说不准也只是害怕前方到站时还是一片电闪雷鸣，而恰没带伞的我会迷失在大雨之中。是了，我只是不想被大雨淋湿。

妈妈问岳阳有没有下雨，她看天气预报说岳阳有雨，问我到底带没带伞？她真的唠叨，惹得我更想哭了。我告诉她这边没有下雨。我不说，她就不会为不能亲自送伞给我而感到无奈。可能会淋雨的女儿，远在千里外的母亲，她们互相挂念，也只能挂念。高铁驶入了隧道，漆黑一片，什么都看不见。不多时，高铁驶出了隧道，窗外却是夕阳与粉红色的晚霞。

好像误入了桃花源，隧道里和隧道外是两个不同的世界。隧道外面的妈妈担心着远游的女儿，隧道里的女儿穿过风雨进入祥和宁静的新世界。

“前方到站，岳阳东站，有需要下车的乘客请提前做好准备。”在广播声中，我踏上了新的土地，而这是我单枪

匹马的征程。

扑面而来的是潮湿的热气，我突然冒出一些无厘头的想法，我是从秋天穿越回来的，是走过了时间的隧道来到了第二个夏天，与上个夏天一样，它是炙热的，不同的是，它多了分潮湿。窗外渐渐弱下去的蝉鸣声又在我的脑中发出强烈的聒噪声，让人震颤。第二夏，无尽夏。

“你到站了吗？我已经下班了，家里空荡荡的，好像你没回来过一样。”我看着这些消息，有些手足无措，鼻头一酸。妈妈是有些不适应罢了，我也这么想。

出租车司机断断续续地和我聊着。我突然冒出一句说换个目的地。“去哪儿呢？”“去河北。”惹得他笑了起来，而我也只是笑着。他或许看出了什么，却什么都没做。快下车的时候，他叫住了我。“哎，丫头，岳阳不错的。”抓着车门的手一怔，“我知道，谢谢，再见。”我与他的缘分，就在此作结。

我知道，岳阳也很好，过两天去南湖那边转一转吧，去看看夕阳下的南湖，希望天公能作美。

经过重重的防疫关卡，在慌乱之中，我走向宿舍。“欢迎回来！”人还没进门，提前返校的舍友的招呼声先传过来。我们在“一路顺风”中送别，又在“欢迎回来”中重逢。又是一片好景致，赴岳期年，且为君记。

不急着想行李，搬张椅子在阳台上找一个阳光并不强烈的位置，瘫在上面后发出满意的喟叹，长途的疲惫感悄悄袭来。好好的一个人，怎么瘫在一片碎金里就变成了一只眯着眼睛的大猫，还伸了伸懒腰，是谁在呼噜她呀，是太阳在呼噜她。

偶有北面来风轻拂过她的面颊，好像有人温柔地说着“去那边要天天开心，妈妈不在你身边要保护好自己……”

于是夕阳西沉，清风拂拂，猫咪轻轻酣睡，梦里等待着她的是美丽又令人愉悦的晴天。

初冬倩影婆娑断君肠

■ 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赵谭兵

当巴陵的秋还未华丽谢幕的时候，冬姑娘便早早地走向人间，向世人展示她的美丽动人。那日立冬，气温骤降，猝不及防，似乎想给人们一个惊喜，却不知道人们对这突如其来变化到底是惊惧还是欢喜呢？

在去运动场的路途上，我有幸一睹南湖沱沱的雾景，那一种凉意是深深沁入心间的，让我为之感怀。这是一幅清冷的南湖冬景图，湖面上笼罩着一层薄雾，宛若一个娉婷的女子罩着神秘的面纱，朦朦胧胧的，那一种美感让人无法捉摸。这样的南湖或许有些寂寞了，无人凭栏，无人驻足，无人欣赏。被雾轻抚的湖面，看不透的是湖水的模样，不禁让人浮想联翩，是静还是动呢？水雾在湖面上升腾着，犹如拉起的一帘雪白的幕布，带着丝丝的寒意，似乎宣告着今冬的来临。远处是一片白茫茫的，只隐隐约约地望见几处房屋的轮廓，其他的景物好像都被打上了马赛克，见也见不着了。初冬的风儿呼啸，就像发了疯的豺狼野兽，拼了命地在追着人们，谁也逃脱不了他的追赶，最终总要接受充满温度的脸庞被他无情鞭笞的事实。寒风何时会停歇它的脚步，它侵袭着我们温和的身子，使我们不禁屡屡打着寒战。我们愈发加快了脚步，恨不得这冬天快点过去才好。

待在运动场坐下时，红日正从远处的山麓缓缓升起，但寒冷却迟迟不愿从我们的身边褪去，我们紧紧地把手缩在袖子里，时不时地跺几下脚，想要得到一点

点温暖。坐着久了，双足便有些冷得麻木，甚至感觉这不是自己的脚。太阳在那棵大树的枝丫里透露着她的倩影，那树与我们想象的冬天的树可不一样，那是一片青翠的绿，而那绿叶上好似有什么光芒在闪烁着，莫非是今晨的露水？旁边的那棵树，甚是可爱，像是一只葡萄着的兔子。时间悄无声息地在流逝着，阳光已然明媚，照在身上暖洋洋的，令人惬意。但慢慢地，那种阳光便让人恼，因为她好像是生气了一般，让人感觉有些晒，皮肤焦灼。湛蓝的天空清澈如洗，偶有南归的大雁纷飞，为他增添了一抹亮色。方才还是艳阳高照，不一会儿却成了阴森森的一片，寒气逼人，这光确乎是阴晴不变。一片阴霾下，我看到了许许多多的落叶堆积在泥土上，仿佛一张宽阔的明黄色的地毯。细细看来，落叶的形态各不相同，有的是完美如初，有的沾染上了被虫蛀过的斑斑点点。树上的叶还没有全都落下，偶然见一两片黄叶在风儿的吹拂下，盘旋在空中，像一只翩跹的蝶儿，舞动着她婀娜的身姿，犹豫着投入到大地母亲的怀抱，似是对秋日还意犹未尽。

我想象中的冬天，有皑皑的白雪，有光秃秃的树，还有那屋檐下尖锐的冰棱，别忘了，还有那零落成泥碾作尘的梅香如故。如今还只是初冬时节，我期待冬天真正的主角纷至沓来，我将盛装以待。我对隆冬有一种相思，那一种相思断人肠。

南湖游

■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陈马太

南方的冬天总是来得这样寂静，几树黄叶落地，学生们换上厚些的衣裳，如同久存的书页泛了黄，叫人只察觉到一点岁月的变迁。在这样的冬天里，是否会有一些我没有见过风景？因着这个无聊而浪漫的念头，我决定去南湖走一走。

晴天后，阳光下的世界陷入了一个长而慢的镜头，热恋的情侣、打篮球的青年、前往图书馆的学生，他们说过的话在风中四散，无数故事开始又落幕，这是一场用一生都看不完的电影。我与他们背道而驰，朝着冬日人迹罕至的南湖走去。

初见南湖，就见远山淡影，湖上云烟，岸边垂柳，芦苇成片，南湖与天同色，心绪平旷而渺远。再见几座亭台楼阁，几点行人游船，如同少女描过的眉梢，描摹出几番韵味和神采。想起范仲淹未见此景，仍能对画写出千古名篇，又有在此行旅的李白，乘舟醉月，望月长歌，想来这一方湖水里，映着肩负天下的名士的背影，淌着失意之人难抒其才的眼泪。历史的余烬就随着那背影，那泪水，落入湖中，永久地留存着令人动容的温度。

忽而走入一片山林，南湖不见了踪影，却在山回路转处，又见洞庭。再往前走，邂逅几处莲池。莲虽凋谢，却见枯萎的莲叶挺立风中，风骨犹存，残荷飘荡，亦能窥见其夏日时的风姿。这既是不曾在冬日见过的风景，亦是为人处世的一份警醒。怀着这份警醒，我告别莲池，继续向前探寻。

路行至尽头，景象豁然开朗。对岸高楼林立，展现文明的雄伟，但烟波浩渺，水汽蒸腾而上，时如万马奔腾，时如层层波涛，竟是连高楼都拦不住，有要与天一争高低的气魄。我惊叹于这景象的浩大，却又不得不离开，因为黄昏的到来。

行于归途，远山静默如林，湖上微波泛起，行路曲折，莲池垂柳，亭台楼阁，寥寥游人走过，黄昏转瞬就把一切撰写成诗。我看着这南湖的景致从白日的明丽走向黄昏的静谧，这世间繁华不都如此，曾经喧嚣的，终将归于平静。

远处几只飞鸟惊起于山林，我缓缓走过来时路，将风景，走成回忆。



归隐和仕进是古代读书人的两极理想。任运自在的无为思想和学而优则仕的人世态度成为他们文化人格中相互矛盾的两个方面。或通过隐居来达到仕进的目标，又叫终南捷径；或因为仕途坎坷而思归隐；归隐不能，愿望更加迫切。

《定风波》中或多或少地流露出了一种矛盾拉锯的情绪，一种理想与现实、功名事业与浪漫生活无法弥合的冲突。但苏轼之所以是苏轼，是因为这种拉锯是短暂的，苏轼很快以其超然的胸怀实现了出世与入世的高度统一——即以出世之心入世行走。

与世俗的艰难抗争

“回首向来萧瑟处”，“萧瑟”是向来之路的总结，这既是“穿林打叶声”的实景，更是苏轼仕途之路的映射，虚实相生，意蕴无穷。

小序中写道：“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简要交代了事情的时间、起因。“穿林打叶声”和“同行皆狼狈”一正一衬，为读者勾勒出一幅风雨大作的图景。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一切景语皆情语”，联系苏轼的生平来看，此时正值乌台诗案发生后的第三个春天，穿透林间的打叶声就如同新旧党派之间电闪雷鸣、火光交接的“战斗”对苏轼的误伤一般。这倾盆的大雨，打在了叶子上，更打入了东坡的心里。

“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一句，十分耐人寻味。客观来说，苏轼和友人是一样的，可是发挥着主观能动性的主体——人的心境，却会改变客体作用于人的状态，所以苏轼曰：“余独不觉。”短短十数字，却将苏东坡与世俗矛盾割裂的现实状态和盘托出，他所要对抗的不仅仅是恶势力的打压，更是“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的同行同志们的背弃与无奈。

没有人看不到自己的挫折苦难，但是对待挫折苦难的方式却大相径庭。苏轼的友人选择了“狼狈”而返，而苏轼却在初遇风雨之时选择了欣然往之，追根溯源便是因为其心中的儒家思想之宗。从东坡先生的《浣溪沙》（簌簌衣巾落枣花）及他离开徐州时，百姓对他的不舍之中就不难看出，他的欣然往之，不仅仅是一种建功立业的自我价值的实现，更是一种从小饱读“四书五经”的儒家文化滋养下酝酿出的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

萧瑟处，亦即东坡的人世路。

与自我的心灵斗争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苏轼选择了“回首”一词，试想人为何会选择“回首”，即是对某一阶段的总结回顾。故而至此，子瞻先生其实已经完成了对“看山是水，看水是水”境界的超越与突破。

萧瑟路，更是苏轼自我心灵的斗争路。面对着“穿林打叶声”，苏轼展现了“吟啸且徐行”的姿态，一个“莫听”，一个“何妨”，一个“谁怕”，仿佛是对“风雨”的不屑与回应，是一种“仰天大笑出门去”的豪情壮志。纵使“竹杖”“芒鞋”又如何，这些在世人眼里的无用之物，在大词人东坡眼里却可以“轻胜马”，这是何等的心胸与豪迈！佛教有语曰“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此时的东坡看到的不仅是仕途的坎坷，更是与之抗争的自我。

七月的那一朵云

■ 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胡祯

亲爱的姥爷：

近来您在天堂可好？

七月深邃的天空中，漂浮着一片片洁白无瑕的云，我久久地凝望着它们，突然间，想您了。

虽然在家中排行老大，但小时候的我却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调皮捣蛋鬼。每到假期，我就会回农村带着弟妹们在田野里嬉戏撒欢。每当您听见弟妹们的哭闹声时，都会第一时间冲出来揪我耳朵，当我表露出“为什么只打我不打弟妹们”的不满时，您都会说：“你是老大，没有做一个好榜样，就该打。”每次教育完您都嘀咕着下次不让我回乡下玩，但我每一次回乡时，您都会“破例”在车站那条曲折悠长的小道上迎接我。您那满面的笑容，承载了我一整个童年的家乡回忆。

您年轻时当过煤矿工人，每当和我们这些儿孙们说起那些光辉岁月，您的神情就多了几分自豪。您说那祖国大地底下蕴藏着的一块块小黑球不是黑黝黝的石头，而是一粒粒黑黄金，更是国家建设的血液，为国家基建工作做贡献是您最自豪的光荣使命。记得每次讲述完在煤矿发生的故事后，您总会教导我们要爱党、爱国、爱人民。由于长期工作在井下，您患上了无法根治的职业病——矽肺病。从我小学开始，您的身体就开始出现毛病，为了便于照顾，家里人把您接到城里，那段时间，也是与您相处最久的岁月。

曾记得，每天放学都会和弟妹们去茶牌房找您“分红”，拿到买棒棒糖的钱才离开；曾记得，每当我们考出好成绩时，您都会发奖金鼓励我们再接再厉；曾记得，每当我欺负弟妹妹妹时，您冲出来手拿鸡毛掸子的情形……曾经的曾经，有太多的回忆，现在回想起来仿佛就发生在昨天。

时光流逝，从小学到初中，再至升入高中，您的病情逐渐加重，这些年您基本上是住在医院休养，甚至春节也无法回家。您渐渐地“打”不动我了，取而代“打”的更多的是对我学习上的鼓励。您说我是老大，一定要给弟妹们做榜样；您说我是老大，一定要考个好大学给家庭争光；您说我是老

因而，这条萧瑟路也是从“入世”到“出世”的必经之路。“一蓑烟雨任平生”，即使披着蓑衣在这风雨飘摇的人生中如蒹葭似的摇摆动荡，东坡亦可泰然处之。既是一种与世俗对抗的决绝态度，是儒家文化中君子如兰“不同流合污”的坚守，更是一种回归本我的精神体验，一种任运自然的境界。

人生在世不称意，不若鲲鹏逍遥游。东坡虽不如老庄出世得彻底与决绝，却是一种跟自我和解的智慧。中国古代文人，极容易走向“出世”与“入世”的两端，非此即彼，不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乐精神，就是竹林七贤醉饮山林的魏晋风度。而东坡却是两种文化的一种平衡，没有乐观主义的热切，也不像悲观主义那么冷漠，而是宠辱不惊的坦然，也是两相惬意的自由。

与世俗、自我的和解

料峭的春风把词人从微醺中吹醒，身心都冷飕飕地感到些许寒意。这句景语蕴含着丰富的真情实感，或许在遭遇了诸多贬谪之后，作者的心打上了些许寒霜。可苏轼并未仅仅停留于此，接着他笔锋一转，：“山头斜照却相迎”，温暖的阳光出现了，虽然并不浓烈和炽热，但足以给此时的词人带来些许慰藉。这些微光或许是友人家人的温暖，或许又是苏轼自身的强大。

回首望去一路的风吹雨打，归途好像“也无风雨也无晴”。此时的东坡已遁入了最高境界“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如果说前两层境界让东坡认识到了风雨、认识到了自己，那么现在，他便认识到了人生。苏轼在大起大落的人生经历中，在勇于斗争的过程中，彻悟了人生的本质。再大的苦难都是过眼云烟，因为它只是人生的一剂调味品，风雨还是那样的风雨，自己依旧是那不畏权贵的自己，只是当把这些放入人生大转盘后，一切就是那么的不足为奇。

故而苏轼在临终前写信给苏辙说，请你们不要难过。我度过了快乐的一生，我这辈子没有遇见过一个坏人。试问苏轼所遇的政敌有几位不是欲害其性命而后快的？但东坡之所以如是说，是因为他真正做到了出世——即放下。他放下了苦难、放下了仇恨，真正做到了“赤条条来去无牵挂”。

“向来”之路是与挫折、自己的坚决抵抗，“归去”之路是无谓风雨的坦然豁达。以出世之心入世行走，来去之间，东坡以行云流水的笔调为后世留下了潇洒的背影。

大，一定要做个对社会对国家有贡献的新青年……您对我太多太多的“一定”看似严苛，但我知道，那是您对我们后代的满心期许。

2020年是不平凡的一年，高考也因疫情推迟一个月。7月8号的那个下午，正当我考完最后一门英语准备与同学们聚餐时，父母一个电话打来，叫我回去一起看看您，而那时的我，还不知您已病重多天。只记得当时的您即使插着氧气吸管仍气喘吁吁，说话非常吃力，疲惫虚弱的样子让人看了心疼。尽管身体十分疲惫，您示意家人们扶您坐起，吃力地吐出六个字：“这次考得如何？”听见我考的还不错的回答时，您皱着的眉毛缓缓舒展，我能感受到您溢于言表的喜悦。呆了一会后，您便示意要我们不陪着了，让我考完回家好好休息。本以为您这次只是平时的的小病休养，可谁知那个夜晚您病情恶化，当您被送进ICU，我才了解到实情：一个月前您突然病情加重，为了不影响我高考，您与家人一起瞒着我，撒了一个善意的谎言，您用毅力坚持到我高考考完的那一天。7月9日上午，您因病去世，在您去世的那天，却没能看上您最后一眼……

如果有人问我，你最遗憾的事情是什么？我想，应该是十八岁那年没能在您临终前陪伴您，没能将录取通知书送到您的手上并告诉您：您的外孙已不是那个毛头小子，而是二十一世纪的新青年。

姥爷，好久不见，我和家人们非常想念您，在您逝世一周年之际，我只能用这种方式告诉您，您的外孙在大学过得很开心，请放心，我们会牢记您对我们的期望，做一个对社会、对国家有益的新青年。

您在天堂，可还安好？

您至爱的大外孙：胡祯
2021年7月7日